

原因 / 著

斑 斓 乡 愁

书
香
阁

人
间
真
情
系
列

云南教育出版社

原因/著

I267
464
:3

斑斓乡愁

人

间

情

真

系

列

云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斑斓乡愁/原因著.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5.4

(书香阁·人间真情系列)

I. 斑… II. 原…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36506 号

书香阁 人间真情系列

斑斓乡愁

著者: 原 因

责任编辑: 高建勤

整体设计: 向 炜

出版发行: 云南教育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印装: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5.5 字数: 110 000

版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5415-2672-X

定价: 11.00 元

自序

把回忆和幻想搅拌在一起，就有了这本书。书中的事，亦真亦假，书中的人，似有若无，完全没有必要更没有任何理由去对号入座。连那一个几乎每篇都出场的“我”，也并非百分之百的作者本人。以第一人称着笔，只是为了行文的方便。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是小说吗？我不敢这样认为。我写过诗，后来主要写散文。我愿意把收在这本书里的文章仍然划归为散文。

这就牵涉到了文体的划分。一般的标准是，小说多虚构，散文多写实。但我认为在实际的写作中，实也是作家脑海中的实，它难免不受主观因素的影响。虚也是发端于生活之虚，它不能不受客观环境的限制。所以，在文学创作中，从来就不存在百分之百的虚构和对生活原态纤毫不改的写实。可见，以虚构或实写作为小说散文的界限，不甚精当。我同意这样一种说法：小说与散文的区别，主要在写作心态。写小说，你是一个全能演员。写甲你就扮演甲，写乙你就扮演乙。你笑怒歌哭行文真切，惟恐演得不像，惟恐写得不够入戏。写散文，你是一个本色演员。你写得随意，写得放松，不兴

正襟危坐，不兴峨冠博带，你漫步户外或者闲居家中，面带微笑或者心怀忧思，扮演的都是你自己。所以，较之小说，甚至较之所有文体，散文只不过更自由些更自我些而已。当然，我并不反对“真实是散文的生命”这句话，但我认为这里的“真实”似乎主要应指思想情感的“真”，而不是指所写事件、人物从生活中完全原样的照搬。散文的“真”理应更加本质。

我曾致力于散文诗的创作。但比起散文诗，我更喜欢自己的散文。上世纪90年代，我国著名散文家郭风先生曾为我的一本散文集写序。他在文中说，我的散文“富于哲理性和人生况味，以及作品内在意义的具有多义性……”“……出现一种潜在的诗的力量，这便是作家表达世情的深刻性和情感的真挚。”郭先生是宽容而仁爱的老人，我知道这是对我的激励之言，达到他说的境界，还需要我付出极大的努力。倒是他轻描淡写提出的一点希望，让我震撼。他说：“我希望原因同志的散文作品，能够写得更加自然和朴素。”是的，最高的技巧是无技巧。从此，在散文写作中，我有了一种新的明确的追求。这就是力求写得“随意”些。正是在这种创作理念的指导下，产生了一些收入这本书中的小说不像小说，诗不像诗的“四不像”作品。从以下一篇写于多年前的未曾发表的短文中，也许能窥探出我心与笔流淌下的那些文字的漫漶之痕。

记得去年暮春，我例行公事地接待了一位来自锦官城的、专搞佛教文学的女作家。说是例行公事，是指这种接待属于一种不太冷淡也不太热情的规格。谁知这位大姐临走时却对我说：“小袁，看你的举止风度，像极了一位佛门弟子。”这真是从何说起啊！不难想像我当

时的惊讶状：嘴巴大张，酷似了一道地狱之门。

要知道佛教于我，一向了无点缘。何谓佛呢？我东翻西找，找到了一本《禅语》。禅是佛教的一个流派，此书或许能帮我解决一点问题。我却在其中发现了这样一些文字：

“……禅是自动自发的，不招自来的……它不仅可以打开任何一种有限的知觉，而且可以打开吾人无限天性中每一道自在之门。”

“心灵得到解脱。心灵多么自在！假禅却绞尽脑汁……”

“假想宇宙是个空壳，你的心灵正在它里头做无穷无尽的游戏。”

那是一些多么深奥神秘的话语啊！它使我隐隐感到了禅佛之境的高不可攀。

由此，我联想到了我们的散文创作。想到了在这种创造性的精神活动中，我们是否也需要一点“心灵的自在”的问题。

众所周知，散文原本是众文体中最自由的一种文体。但由于种种原因，它竟具有了一些模式而使它如今成了最需要争取自由的一种文体。因此，多年来我一直在追求一种“随意”的写作心态，以使自己的作品更加朴素和自然。这里需要说明一下，“随意”决不意味着“随便”。它表明的只是心灵有更大的自由度。体现出一种对生活的自信把握，对神秘的大自然的颖悟和融谐，对命运力量的洞悉。我不知道它跟“禅”有没有某种类

似，但我知道这种“不刻意”的境界几乎也是高不可攀的。

我追求得很坚决。

当然，为“拓宽和刷新散文创作之路”而努力的，我只是众多有识之士中微不足道的一个。

“感觉你的骨头、肌肉以及血液都充满宇宙精华。”又一句禅语被我有意无意地摘抄下来了。据说禅不仅是一种宗教，也是一种哲学、一种美学。如果站在这种角度上回顾一下本文开头时提到的那位搞佛教文学的大姐给我的临别赠言，它或许还是对我为人处事的一种高规格评价哩。

我常常付出很少，获得很多。这个世界真宽厚。

人们呵，最可亲可爱的人们，也该是我向你们奉献一点什么的时候了。

但我不知道为人的散淡是否就一定带来了为文的随意？

但愿它不至使你们太失望。

以上短文写于1993年5月，距今已经整整12年。这期间，我举家从大理搬到昆明，工作单位也由文联改为报社，无论生活环境、工作情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更。新闻工作本身的繁忙以及自己对它的倾心投入，使得文学创作于我越来越成为一种业余生活，越来越成为一种心灵轨迹自然显露的需要。近来重读张爱玲的《更衣记》，很为她结尾处的话语所激赏：“……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

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

在文学创作上，我也许正仿佛了那“一撒手”的孩子。我不知道这使我与“随意”的艺术境界是靠近了还是更加疏离。我现在要说的仍然还是那句话：但愿收入这本书中的散文——是的，我仍然要强调一下它们是散文——不至使你们太失望。

2005年2月于昆明

目录

自序	1
少年心事	1
钟声	9
李花莹洁	17
悠远的芬芳	34
礼物	45
玉石江旧事	61
杜鹃花开时节	78
冯老迂	93
赵先生	97
棕树老师	103
驼背老五	120
哭歌	127
贵泉	132
杨花痴（自述）	138
伤逝	142

追虹	146
白水台	149
走向世外桃源	152
马来西亚札记	158

少年心事

初中录取尚未张榜，就有人告诉父母，我被录取了。母亲一方面感到高兴，另一方面仍然不免担心。她总是对传递消息者说：“谁知道是不是真的？眼不见，心不放。”后来我就跑到县中去看榜，不但高中了，而且是全县第一名。

考得好，是早就知道了的。我的考试作文，还被印发给全县小学生，人手一份，作为样榜。这是一位参加了阅卷的老师悄悄告诉父母的。但能否被录取，还取决于政审。母亲担心的也就是这一点。才小学毕业，就失学，能做啥呀？也是这位老师说的，由于我父亲 1958 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学校确实犹豫了很久，后来招生办公室把我的材料送到教务长那儿，教务长沉吟了半天，说，他考得实在太好了，不录取有点说不过去。但以后要上高中就难了。

就这样，我成了一名中学生。

剑川城镇中学，可是一所有着光荣革命历史的学校。剑川曾经是滇西的老革命根据地，被称为“小延安”，而县城镇中学就是革命的桥头堡。教务长当年参加过罢课，散发过传单，是一位

老革命。上课时，他总是穿一件黄色粗毛呢中山装，在紧连着校门的操场和礼堂附近巡查，发现迟到或逃课的学生，就马着脸一通训话。他人很瘦，很高，站着的时候，直挺挺的，像根木棒。学生矮矮小小，站在他面前，低着头，缩成一团。远远看去，他和那学生，就形成了一个惊叹号。走过操场，再走一小段石阶，就是一个小小的四合院。院心有两棵桂花树。一棵是金桂，一棵是银桂。桂花开放时节，一棵树披满阳光，另一棵树披满月光，一院子的幽香。正房里书架林立，是学校的图书馆。管理图书的张老师，一把银白的胡须拖到胸前，儒雅，俊逸，像极了梁山好汉美髯公朱仝。他把图书管理得井井有条，不管你需要借什么书，无需查目录编号，他都能极快地把它从书架上找出来送到你手里。在整个校园里，图书馆是我在课余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就是在这个图书馆，我第一次从一本画报上看到了昆明的大观楼，知道悬挂在大观楼的180字长联是我家隔壁那栋破旧的老房子早年的主人赵藩所书。从这里，我还看到了赵藩撰写的受到过毛泽东高度赞扬的成都武侯祠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不过，对张老师的银须感兴趣，也是我常到图书馆的原因之一。好多次，我都想走上前去摸一摸那飘拂在他胸前的银白，但一遇到张老师慈祥的目光，我又心怯了。于是我只好急切地盼望自己快快长大，甚至变老，以尽快蓄一幅同样气派的银髯。

正房两边的厢房，是几位教师的宿舍。其中有一位梁老师，据说原先是省里一所大学的讲师，因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

“中右”，就被安排到我们这个偏僻的白族小县份来教中学了。他的妻子和女儿一直住在省城。每年，他都要按规定请一次探亲假，坐三天的汽车去与家人进行短暂的团聚。他是化学老师，但不论哪门课临时缺教师了，都由他去顶，他都能把这些课讲得极好。他讲课，总要辅以手势，这让他更显潇洒和优雅。只是不知为什么，他总会有意无意地摸摸脖颈处的一大块硬茧，使之成为影响他讲课形象的一个小小败笔。

那是一个秋夜，下晚自习了，回宿舍时我路经桂花院。透过幽幽桂花香，隐约中飘来了小提琴的演奏声。那是《梁祝》！琴声有时缠绵热烈，有时忧伤凄清，在桂花树的枝头缭绕，在古香古色的小院里盘旋，把人带到了一种梦幻般的境界。我向一扇亮着灯光的窗口望去，见到梁老师低头用下巴夹着琴托，左手抚弦，右手拉弓的剪影，孤孤单单贴在格子窗的白棉纸上。我相信，如果没有寄寓自己的万般心事，琴声不可能如此如泣如诉。久久地聆听着这耐人寻味的演奏，我再也无法移动脚步。那天以后，我才知道梁老师经常会摸一摸的脖下的硬茧是他从小拉提琴留下的印记。从此，每天下晚自习路过桂花院，我都要放慢脚步，希望再次听到琴声。我相信从小就得到培养的艺术才情，一定会经常展示。然而，那竟是我能听到的惟一的一次梁老师的悠悠心声，宛如绝唱。

走过桂花院，就到了花圃区。首先进入视线的是一株梧桐树。树上，挂着一块钟，状如云朵，被称为云版钟。校工葛宣，上课摇铃，下课就敲这块钟。悠扬的钟声是我们最盼望的消息，

特别是在听“社会发展史”或“生理卫生”这些课的时候。钟声一响，上这两门课的老师，也和我们一样如释重负，哪怕预先准备讲授的内容未讲完，也戛然刹车，高喊一声“下课”，此音未落地，同学们早把课桌当鼓敲得山响，表示庆祝，就像紧急刹车，路面上必定会留下的一道黑色痕迹。数敷衍说了声“老师再见”，同学们立刻争先恐后，涌进教室前面的花圃区。

这是一块块长方形的草地。每块草地周边砌着花坛或者栽着白蜡树，鹅卵石铺成的小路经纬其间，形成组拼图案。两行垂柳面对面站在中间那条较宽的路旁。柳絮飘飞的季节，那白色的春天的分号，会成为某个走向教室的女同学簪在胸前的一朵小花，惹得几个年纪稍大的男生投向那轻波荡漾处的目光一片迷离。总会有一两个淘气男生爬到柳树上摘柳枝做柳笛，然后嘀鸣嘀鸣地吹。染绿了吹笛人的嘴唇，笛声也把同学们的心染成一片绿茵。

草地上的景象也是一派“夺目生辉”。那时的草地不怕踩。我们在上面做俯卧撑、打滚，睡着看云，在草长的地方系草疙瘩，有同学被绊倒了，我们就拍着手开心地大笑。

葛宣大爷的上课铃响了，同学们你推我搡走进教室。“ $x + y = \dots$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同口音不同声调的讲课声从不同的教室里传出来，而压倒这一切的往往是歌声：“我们是华顶朝阳，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何谓“华顶”？就是金华山之顶。这座山，就在学校背后。山形像一个马鞍，不高，满山的松树，景色清幽。“华顶朝阳”是剑川八景之一。这是一支革命老歌，当年搞学生运动，经常被教务长和他的战友高唱着

走向街头。教音乐的老师嗓音永远沙哑，但并不影响他把这首歌唱得慷慨激昂。我们跟着大声唱，唱着唱着，教室的后门就被推开了。教务长从天而降。站在后面，他也跟着大声唱，声音苍劲但更加沙哑。“我们是华顶朝阳……”他眼睛发亮，满脸泛着红光，头上的一络白发，从脑门那儿往眉眼处搭拉下来了，他也顾不上抹一抹。

一放学，我们就往金华山脚跑。时间已不够我们爬上山顶，不然，我们胸前的红领巾在松林间火光一样跳荡，远远望去，肯定也灿若朝霞。山脚有一片梨园。梨园边有一座何家祠。我们永远记得每年春游在梨园的野炊。当炊烟在蓝天摇起一支橹的时候，一锅泥鳅钻豆腐里飘落了几瓣梨花我们也顾不得把它拣出来。因为图书馆的张老师正捋着银须给我们讲何家祠主人的故事：

他名叫何可及。明朝时人。青年时代曾以“何人不中何人中，不中何人中何人”为句，激励自己奋发于科举考试。后中进士。曾任太仆寺卿。其时正值魏忠贤擅权，虽有违心之举，但多有同情忠良，怜悯故里乡亲之情谊。天启六年，同乡杨朝栋（字梦苍）冒死上疏历数魏忠贤罪状，奏请熹宗对魏“严加堪问”。不料，奏章被魏党截扣，形势十分危急。何可及想方设法，用白族民歌山花体通告杨，并多方周旋，使杨朝栋免于死罪。崇祯三年，何可及退居林下，在何家祠设塾授徒，桃李盈门。崇祯十二年，剑川大饥，可及尽放家中储粮，救济灾民。七十四寿而终。

张老师的故事讲得像背书，但在这特殊的场所，历史顿时变

得鲜活和生动。走进何家祠，久久抚摸着—扇扇古意盎然的雕花格子门窗，我们感受到了故土文化的厚重。

何家祠附近的山脚有一汪山泉，泉下接有木槽。这木槽一根连一根被支架撑着，一直通向城镇中学，成为学校的饮用水源。

放学后在何家祠坡脚一带，我们捉知了、逮蚰蚰，大声吼叫，然后静静地听从山谷返回的回音。我也曾攀上木槽的支架，把—捧梨花撒进木槽，看它们向着学校的方向—瓣瓣往下飘，一寸寸往下移，曲曲折折，直到看不见踪影。有一次，我抄录下当年何可及寄给杨朝栋的白语民歌：“乌鸦已占凤凰巢，庙中佛主已非真，一时黄土成金锭，莫再冒死行；华山剑水是故乡，梓里亲情系在心，城东门快打点，梦苍快逃生。”准备将其投放于木槽，随水寄走。但因受到一起到这儿来偷梨吃的小伙伴的嘲笑而终于没有实行。不过，托那流水寄—封信，一直是我的—个愿望。有时候，看着木槽里流水汨汨，青苔幽幽，我心中会涌起莫名的感动，我甚至会把那木槽里的流水错当成梁老师的琴声，而久久趴在木槽上发呆……

可惜我的梦泉之眼很快就干涸了——不久，县城安装了自来水管，中学的木槽被理所当然地拆除。

真正严重的是，不久后，“文化大革命”在我们这个边疆小县轰轰烈烈地开展了。

是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很快就以它不可思议的非常碾碎了我所有稚气的梦想。首先，图书馆张老师的飘飘银须被红卫兵用剪刀“破”了“四旧”——他的下巴变成了一把乱糟糟

的毛刷子。也许这使他觉得羞于见人，几次相遇，未及问好，他就把脸别过去，匆忙走开。然而对他更严重的打击是图书馆被砸，众多的线装书、洋装书被烧。好几天，桂花院里都浓烟呛鼻、纸灰飘飞，一片凄凉。他仿佛丢了魂魄，连续几天在冒烟的院外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趁乱从火堆里刨出了一本书，是鲁迅的《呐喊》。在书的第23页的空白处，不知什么时候我把何可及的那首白族调抄写了下来。当时，我是不是想把这书还给张老师？我已经记不清了，但这本书，我至今还保存着。由于曾被划为“右派”，更由于只是夜半偶尔飘起过但仍然被人记上了“账本”的琴声（有人揭发梁老师用琴声发泄对社会的不满，用琴声宣扬“封、资、修”腐朽文化），梁老师的处境更糟：他被抄了家，还被送进了“五七”干校。他的提琴被砸瘪了丢在肮脏的院心里，与一只烂草鞋为伴。教务长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是整人的人，后来也被人整得死去活来。有一次他在操场被学生批斗，孤零零站在台阶上，他瘦长的身躯弓屈着，远远望去，像极了一只大虾，或者，一个问号。也许，曾经回响在他耳边的“我们是华顶朝阳……”的歌声，被“打倒我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口号声所替代，让他大惑不解。我也如教务长所预言，未能上高中而下了乡，直到1978年全国恢复高考以后，我才以24岁的高龄，被省内某大学录取。

1998年8月，我回故乡参加一个学术研讨活动。抽个空，我回母校去看了看。走过校园，就是走过记忆中的少年青春，当过往的一切在脑海中一一重新播映时，我痛惜自己已经告别了生